

南

行



南行學社編印

第二期

270
Kx 1

立國之二元素

秉志

國家一偉大之生物也。集多數之人民而成一團體。此團體乃一有生命之物。此團體之生命，乃數千萬至數萬萬人民生命之總和。換言之，集合數千萬至數萬萬之生命而成一生命者也。此一生命之能存在延綿、日興月盛，必有其基礎，此基礎維何？（一）爲國民道德之優越。（二）爲國民技能之發達。所謂道德者，即賢哲之教育：忠、愛、信、義、仁、恕、廉、恥、等美德，灌漑涵養，使一般民衆皆富於此種觀念。造次顛沛，未嘗或忘。相沿日久，浹肌淪髓，養成一種風氣。故此基礎既堅，國家即遭嚴重之患難，仍能顛扑不破也。所謂技能者，即人民智育之發達：一切利用厚生之技術，皆日新又新，精益求精。世界儘有無窮之遷變，而人民之智識能力，可以應付裕如。且更能利用時機，爲整個民族，甚至爲全世之人類，謀幸福。一言以蔽之曰，一國之人民，若於道德之精神，及科學之智力，有高度之發達。其國家必到隆興盛，居全世領袖之地位。蓋道德與科學，實國家生命之所繫也。

然而此二者要當有平衡之發展，絕不容其偏勝。謀國者若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謬於一端之偏見，其流弊將不可勝言。試舉歷史之陳蹟，以證斯言之不妄。吾國當五代之際，天下大亂。趙宋統一之後，深知人心之陷溺，非亟用儒臣，滌蕩邪說，不足以謀治安。於是其開國之君相，加意提倡理學。北宋百餘年間，眞儒輩出，焜耀簡冊。濂溪、伊川、明道、橫渠諸先生，精研乎正心誠意之說，門牆濟濟，著述等身。自古講學之風，於斯最盛。迨至南宋，復有

考亭、南軒、象山等大儒、繼踵而起。國內人士，多被其敦澤。彬彬醇篤之士，幾徧於域內。道德之發展，誠有曠古莫觀之隆。乃諸儒祇知以此爲務。而忽視格物致知之真義。對於自然界之現象，不知研求，致人類思想之能力，未能利用擴展。而先哲所謂窮理盡性參贊化育者，彼等皆認爲揖讓進退，冠、婚、喪、祭，空談性理，靜坐冥想之功。有宋三百年間，所謂真儒者，皆偏重於此一途。語其道德人格，則純粹無以復加。語其技能智力，則空虛達於極度。故其時金元內侵，國勢頻削。二帝被俘，半壁岌岌。中原士夫竟無一禦侮之術。迨其後元兵渡江，崖山傾覆。忠貞之士，見危授命，捐軀報國者，史不勝書。後世之人，每見宋人道德之高尙，文化之優美，而終未能抗塞外蠻獠之民族，多以爲奇。殊不知此乃坐偏勝偏廢之害也。使當時諸大儒之講學，能認識格物致知之真義，包括人類倫常之事物，與夫宇宙間自然之現象。不以修身立品，討論性理之功夫，放棄卽物窮理，研究自然之努力。凡可以富國裕民，固圉禦侮之術，必講究甚精，籌備有夙。何至外患頻乘，竟束手無策。國勢日蹙，終不免於覆滅乎。觀於宋人之故事，不能不歎徒倡道德，而忽視科學技能之足以致削弱也。

與宋人相反者，則有近世德日等國之覆轍，足以證智力偏勝之爲害也。德國科學之發達，駕乎英美法諸強之上。近世言科學者，幾乎每一種之重要貢獻，率係該國人之功。英國以科學爲世界之領袖，而德人以勤劬備至，竟駕而上之。積之日久，英人幾甘拜下風。美國以較新之國家，事事吸收歐洲各國之長，以爲推進國家事業之資。始則處處取法於英國，後因德國有長足之邁進，轉而向之討取消息。數十年來，美國每以德爲師，猶弟子之做法先生焉。故百餘年

中，德國以科學領導全世。斯賓塞爾氏稱德國爲歐洲之健者，良有以也。日本崛起遠東，知歐美各國之所以強盛，皆由科學發達使之然，乃緊步其後而倣法之。數十年後，竟國力充實，一躍而躋於一等強國之列。其科學之歷史及成績，雖不能如歐美諸強之煥耀寰宇。而其藉科學之力，以強其國、富其民，視諸強國乃不稍遜焉。德日二國唯知知識技能之優越，可以尅服一切。關於國家人民應有之道德，不知重視。所謂忠、愛、信、義、仁、恕、廉、恥等美德，未嘗以爲立國之精神。卽其教育人民，偶然涉及於此，亦不過謂對於本國之民族，宜稍講之。對於異族異國則不必也。其立國之精神，首尙侵略，以知識技能爲征服他族之工具，對於他國，則猜忌百端，每思戰勝之，以削其疆土，虔劉其人民，荼毒殘害他國他族而自利，以遂其稱霸全球，爭服世界之野心。苦心焦思，窮年累月以圖之，以此種思想，儘量灌輸於全國之人民。使國內人民幾盡化爲毒蛇猛獸，一遇他族，卽思搏噬。其結果也，遂啓世界之大戰。無辜之人民，肝腦塗地，死於飛機、巨砲、鎗林彈雨者，不知凡幾。所謂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者，殆猶過之。野心家所以造此罪孽者，乃其立國之精神，過於偏勝，只知利用科學之技能，而忽視道德之培養。對於科學，以其能致富致強也，竭力提倡，使人民之智識技能，儘量發達，其技術之精，幾有令人夢想不及者。因此，其國家之實力，日形澎漲。武器之精，戰術之妙，軍隊訓練組織之澈底，非他國所能及。既有此堅甲利兵，神機妙算，乃一出而顛覆他邦，易如拾芥。其征服之慾，竟如野火燎原，蔓延無際。必欲征服全世界之民族，供其奴役。而所謂仁義道德，愛人利物者，絕非此等領袖所重視。總而言之，此等人之治理國家，領導民衆，絲毫無道

德之觀念，存於其心目中也。

以文明夙盛之國度，竟至蔑棄道德，如此之極。使其整個民族，盡變為橫行噬人之野獸。如此猶能存在於天地之間，乃天理所必無。果也，其征服之狂飈，愈擴愈廣，全世無處不受其威脅。世界文明之國家受其打擊者，勢不能不羣起而撲滅之。以千夫所指，多行不義之國家，終以寡不敵衆，而至於崩潰。其自己人民所受之痛苦，乃較他人所受者為更甚。其國家或為人所瓜分，或為人之降虜。從此以後，將永為人所制，而不得翻身。所謂因果循環者，至此乃皆實現。蔑棄人道、輕視道德者，所受之報，亦云慘矣。

就以上所言二者觀之，則知道德與智能二者絕不容偏廢。吾國趙宋時代諸儒之講學，過於趨重於道德之一途。夫道德本立國之一重要元素也，然只知一端而忽視其他一切立國之術，則過於空虛。明道程子斥談歷史為玩物喪志，可知宋儒對於研究實用物質之學之態度矣。舉國士大夫幾全趨於空談性理之一途，至國家屢受外侮而猶不知覺悟，急求所以自強禦外之策，勢必至於覆滅而後已。至近世之德日二國，乃沉迷於物質之科學，而不思以道德培養其根基。日趨極端，自以為恃此可以逞其所欲。近世科學日益進步，人事之循環，遂因而加速。既日造惡因，而不知止，則惡果乃轉瞬即至。以世界領袖之強國，科學與實業，極度發達，數年之間，竟化為灰燼。由其今日所嘗受，以驗其昔日之行爲，則知因果之說，絕不容否認。故謀國家之幸福，必締造極善之因而後可。所謂善因者，即一面謀國人道德上之進步，一面推進科學之教育。此二者乃國家命脈之所繫，有心人其注意及之。

科學與道德，不可強分。吾國先儒只知注重道德，而忽視科學，致國勢孱弱，呻吟於強權壓迫之下，而無可如何。循至崩頽覆滅，無法挽救，誠如前述。然道德之教誨，於國脈之延長，實爲大助。不可因前人之失計，而竟蔑棄之。即以此次吾國之抗戰而論，足見道德足以救國矣。敵人積聚十年之預備，本擬一舉而顛覆我國家。其武力之精強，逾我萬倍。凡足以征服我國者，固無一不謀之有夙。一旦率師西指，進據大陸，不啻拉枯摧朽。而不意我國上下，竟一致同心，寧死不屈。使彼陷於泥淖而不可拔。吾國人民之有此精神，皆數千年來先聖先賢之教誨使之然。古籍中所謂「殺身成仁」、「捨身取義」、「可以死可以勿死，死尚勇」、「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丈夫死則死耳，不爲不義屈」云云，皆勵世人以尊重氣節，愛惜操守。先哲著述中，類此之明訓，不可勝數。故吾國人最以投降爲可恥。每值朝代更易，凡貪戀祿位，忝顏事讎者，尤爲國人所唾罵。中國人有痛惡偷生畏死之心理，嫉視身事二姓之行爲。相沿日久，成爲天性。故此次國難驟作，雖疆域日蹙，軍隊覆燬，岌岌不可終日。而全國人民總不肯甘心降敵，寧願犧牲一切，而不稍悔。即至最慘暗絕望之際，終忍痛堅持，而不少餒。不至如法國之一經敗衄，而即屈服者。道德之觀念夙重，故有以渡過此生死關頭耳。故所謂重氣節，尙操守者，足以拯國家於危難之際，斯其明驗矣。加以吾國先哲之教訓，最以仁恕爲重。所謂「不爲己甚」、「己所勿欲，不施於人」、「仁民愛物」、「愛人敬人」、「忠信篤敬」、「以德服人」云云，皆教人以力行仁恕。先哲忠厚惻隱之精神，流露充盈，吾國經典中，幾於觸目皆是。以此之故，大多之人民，皆濡染於仁恕之教化。以忠厚立國，歷數千載而不變。縱

有天性涼薄者，嗤此爲愚，一味奸欺病物。甚至世丁叔季，人心陷溺，不復有先民淳厚之風。然先哲之教澤，終浸漬於村毗黎庶，汎愛之心情，依然存在。而當國勢方強之時，從不肯對於弱小之民族，征服之爲屬地，施以滅亡其種族，剝削其生活之毒辣政策。如法人之於越南，俄國之於波蘭，日本之於朝鮮之所爲。往往以吾國之文化，啓迪其進步。以吾之實力，維持其紀綱。甚至以吾之財力，救濟其貧困。觀於歷代之待藩國，足徵吾國寬大之風，自古迄今，一貫相傳。歐洲各強及日本視吾所爲，眞當愧無餘地矣。

由斯而論，吾國待人以厚，可謂「仁」之精神。尙氣節，重操守，至死不肯屈於不義，可謂「勇」之精神。夫立國有此精神，先哲之教澤既深，國人之積德愈厚，斯爲整民族，造下極大善因。有此善因，不應有極惡之果。故此次國難縱極端嚴重，而國家積德夙厚，元氣尙存，邦基尙固，率能於塗炭糜爛之餘，逃得生命。道德之裨益於國家之命脈者，不已大乎。

吾國只知注重精神之文化，而忽視物質之文化，文人學士，逐末忘返，竟驚於空談，毫無實用。致國家日趨於貧弱。以屢受懲創，漸知科學之重要。張皇日久，始識其途。最近二十餘年來，治斯學者，漸見其衆。迨至九一八之事變，創鉅痛深，科學界有志之士，咸自奮發，思以所學補救於萬一。此數年中科學在國內，漸有突飛猛進之勢。此種精神，於挽回頹勢，亦有莫大之助。吾國既有甚久之道德教育，又加以科學之精神。雖科學程度，不能如歐美各國之高。科學之研究成績，絕不能與人媲美。而一部人士之發憤猛進，亦足影響於社會，使腳踏實地，不畏艱苦之精神，潛滋暗長，不至因受國難之打擊，而撓敗自棄。此極微且薄之科學工作

，配合吾固有之道德精神，處於戰亦亡，不戰亦亡之境遇。卒能看清路徑，寧死不屈。受盡痛苦，堅持到底。夫積較善之因者，其民族終有生存之機會。有數千載仁厚之舊德，終於絕處逢生，而得國際之變化。渡過危險之關頭，而入於有利之環境。遂爭扎八載，而能轉危爲安也。

原夫此次世界戰事之轉捩，以美國之加入，關係最大。日人之進攻吾國，節節制勝，轉瞬即可將我吞併，獨佔東亞大陸。德國之發動戰爭，有如狂飈暴雨，迅疾不可遏抑。於極短時間，佔據歐洲大部。當此時彼等以爲成功已有把握，直可控制全世矣。而獨有一美國，以道德與科學二者之並茂，非德日兩國所能及。出而與之抗衡，遂使局勢爲之一變。美國立國之精神，以人類必須享其應有之人權。人權者，自由與平等也。蓋其十三洲爲英屬地時，深受英政府之虐待。忍痛不堪，奮起而爲獨立之革命。經過八年血戰，卒能解除羈絆而成獨立之國家。開國之人，如華盛頓、傅蘭克令、傑弗遜、門羅、麥迪遜等諸賢，皆深念彼等既得脫離壓制，不可以此再施諸人。故國內之憲法，極端注重民主。俾全國人民，皆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其對於世界弱小之民族，絕不肯橫施欺凌，而必以公道相處。卽此一端而論。是其富於仁恕之精神，乃最令人欽佩者。吾國先師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任能，講信脩睦」。「民維邦本，本固維寧」、「以德服人」、「仁民愛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云云，不圖數千年後，竟由新大陸之少數領袖，見諸實行。以此爲立國之精神，歷百餘年而力求發揮光大。此其所以爲世界最强且盛之國家也。

美國立國，既悉本乎道德之精神。而更力求科學之發展。盡國家之力量，以培植專家，推

行教育。積之日久，實力充盈。蓋其日夜努力者，皆造成最善之因，初亦未嘗計及將來之必可領袖全世也。然既有善因，終食最佳之果，乃必然之勢。譬如一人之身，夙日有極良之習慣，未嘗斷喪其元氣，其健康自然增進。其行爲光明正大，未嘗受天良之譴責，其精神乃格外愉快。而又勤學好問，力求知識之長進，其技能乃與日俱增。一人如是，是爲最健全之人。一國如是，是必爲最興盛之國家。視只知德育而忽視科學，或只知科學技能而忽視道德者，乃不可同日語矣。

今世之國家，其壤地褊小，人民鮮寡者，無論已。其號稱大國者，若英、若俄、皆向以強權名，乃大而且強者也。吾國雖地大民衆，而積弱積貧，日日喘息於強權壓迫之下而不得少休，乃大而弱者也。以此等國家遭受軸心國之打擊，幾至一蹶而不可復振。倘使軸心國得戰勝而償其夙願，全世界之人民，將永沉海底，不能復見天日。德日意之人民，將橫行噬人於光天化日之下，而莫敢誰何。以後之世界如何，何堪設想。故軸心國之毫無道德，終激出美國之抵抗。吾國之科學，雖極端落後。而以舊道德之夙積，藉美國之相助，亦形成較大之勢力。英、法、蘇、之科學，視軸心國本相去不遠。其道德雖不甚高，然終較勝於軸心國。藉美國道德科學與之配合，遂足以擊破軸心國而有餘。由是觀之，美國一出，足以轉移全世之局勢。道德與科學二者之平衡發展，其勢力誠偉矣哉。（未完）

張文端公聰訓齋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飢；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

國運與法運之間

李圓淨

我們讀歷史，知道印度在阿育王時代，國勢最隆盛，佛教也最發達。我國國運，唐爲最強，而有唐一代二百九十年間，便是和佛教相終始的；那時諸宗發揚，大德輩出，譯業昌隆，前後無比，是中華佛教的黃金時代，也是中華民族的黃金時代。降至近世，佛教在印度衰微到了極點，釋尊根本道場伽耶大寺至淪爲外道所管理，還有什麼可說！近年革命領袖甘地皈依三寶，以身作則，印度復興，或者還有一線希望。至於我國，自唐以後，歷代國勢的盛衰，幾乎與佛教的盛衰成了正比例：唐武宗破佛，不久唐朝即滅。周世宗再燬法，五代之局遂終。大宋開國，太祖極尊崇法寶，國家元氣才漸漸恢復。明代諸帝多知保護佛教，國勢亦尚可觀。但唐朝盛況，終不可再見了。清初承元之後，僅行喇嘛教，後來回教和基督教侵入，佛教就大受影響，徒具形式，精神漸歸消失，外患頻侵，國幾不國。可是還有人妄說中印之衰由於佛教，抹煞歷史，不知所謂！日本素重佛教，當獨步東方之時，正大法興隆之日。惜自文部省設立宗教局後，法門舉措，悉聽指揮。末流所趨，甚至爲野心家所利用，佛教本體，歪曲之甚。卒受城下之辱，自是咎有應得。可是被列強管制後，條件之寬，大出意外，曾幾何時，來蘇有望，豈非蒙受佛教之益？至於朝鮮國情，近來始爲國人所注意，我更可指出兩次高麗國王刻經均免於難的史實：其一，是顯宗時代，契丹入寇，王奔公洲，發誓刻藏，求解奇禍。卽向中國宋朝請得大藏經全部，和華嚴般若法華諸大部，在玄化寺開始雕刻，至文宗朝告成。祈禱文有謂，

「顯宗刻經，契丹自退，至誠所發，無愧前朝，借神通之力，使頑戎遠遁」等語。其二，是高宗時代，蒙古入寇，王奔江華，亦效顯宗，誓願刊藏，權臣崔怡父子且竭盡私財，親督工役，始刻於開泰寺，歷十五年而成，危局亦賴以保。後來佛教文化漸成陳跡，繼之而起的是理學，國運也就日見衰頹了。（按刊行大藏經，國運以保，何況家運？近年上海發起重修大藏運動，凡我國人，不應忽視。）我希望研究東方史的專家們，對於這四個佛教國家——中國印度日本朝鮮——虛心地探討他們的國運與法運之間，到底發生一種怎樣的消長關係？這裏只能寫出一個簡約的輪廓，相信在精密研討之下，國家的盛衰和佛法的興替，許會有個歷歷如繪的線條給我們看的罷！

勸讀傳記

李圓淨

什麼是傳記？

為什麼要讀傳記？

怎樣讀傳記？

近年都市中有兩種相反的現象，一面是各種善書的廣送，勸人爲善；一面是黃色刊物的充塞，誘人爲惡。却是甘心落地獄的滔滔皆是，向天堂走的實在難得一兩個。既然青年們多不願看善書，家長又不願他們看下流書報，我倒有一個提議，何妨鼓勵他們多讀傳記呢？

什麼是傳記呢？傳記與歷史不同：歷史是整個社會生活的記錄，傳記則以個人的人格爲中心的。良好的傳記，是要用科學的方法搜集材料，價值的判斷是一個根據，道德的觀念又是一個根據。再用優美的文章，把搜集的材料貫串連綴，善爲處理，將這個人物描寫出來。傳記與

歷史小說，又有不同之處：就是只能在許可範圍之內，從事於材料的選擇與配合，不宜涉及空想，也不宜有所誇張；務須保持其實實性，嚴正地敘述主人公實際的生活。不像偶像那樣的崇拜他，也許寫出他與人們所共有的缺點；同時則說明其所以偉大之處，揭開人們的偉大性和純潔性，從而發揚人類應有的正義：這才是優秀傳記應具的特色。漢代司馬遷的列傳，唐代玄奘法顯諸傳，都是炳耀千古的煌煌大著，將偉人的一生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人們亦何能脫離人格的感化力，其有功於世道人心，有時竟會出乎我們想像之外的。

爲什麼要讀傳記呢？先說書有幾種讀法：最好是能作實地的觀察，其次是肯運用思考，最不可取的是讀死書。倘多讀傳記，多多觀察偉人的生活狀態，一邊對於人生問題得到真實的瞭解；一邊好像用放大鏡來觀察自己，一向潛藏着而未爲自己所覺着的思想意志才能等，就會因此逐漸的清晰鮮明起來。人們的性情雖然千差萬別，但在人與人之間總有個共通之點，讀到感動處，便會有「舜何人兮余何人，彼既丈夫我亦爾」之氣慨激發起來。傳記多讀之下，體會到歷史上的偉人有時也會爲了些小事以致發生懊喪懷疑失望悲觀等情緒，知道他們實在也和我們一樣的平凡，使我們知道自己的一切正和那些偉人們的生活並無二致，既可引起奮發之心，亦可得到不少慰藉。即使有些性格和我們全然相異的，也可供給我們的參考。青年時期大都具有一種隨時會變遷的本能，如不趁此時引起光明坦白向上之心，一至中年以後，這種本能就會逐漸消失的。讀傳記時，又可知偉人們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是怎樣的立身處世，怎樣的觀察人生，從中給與我們的知識，都是關於個人和社會之間的實際問題，所得的益處一定是不少。

的。人生的一切，決不能讓我們預先來計劃，誰也不能知道一種意外的境遇究竟在什麼時候會碰到，誰也料不到那一種知識在困苦時會有助於我們。那政治經濟法律科學文學等都是近代人所應有的常識，都要懂得一些大要。如果在青年期中多讀各種傳記，使各方面的社會知識都相當具備一點，將來應付各種困難也就容易得多。況在不知不覺之中，自己的情緒爲主人公可歌可泣的事迹所支配，無形中便增進了自己的記憶力。須知常有善良父兄師友指示的那樣幸運的人生，既不是人人所可企求，那末在另外一個世界裏去找尋能夠給與自己光明的人好了。與傳記接觸，正如時與一個偉人在一起，傳記就在這個上頭盡了他的最偉大的使命。

怎樣讀傳記呢？讀者必須要明白歷史上偉大人物的成功，無不是由於他們能夠忍受困苦，經過種種的努力，方才有後來的收穫。天降大任，必先勞苦拂亂，令動心忍性，頑鐵不煉不成鋼，美玉不治不精瑩，松柏不歷歲寒不挺秀，孤臣孽子不厲熏不達。從古顛沛患難是煅煉佛祖英靈漢子一大爐韞，受得起的，便如松柏歲寒之益堅；受不了的，便如夏草春花甫遇風霜，卽頹靡無似。豈有粥飯習氣，軟煖形態，可以坐享其成的？傳記的讀者如果是一個笨伯，許會狂妄地把自己看做傳記中的主人公，自得其樂；這種空想，足以使人生發生破綻。須知一個傳記讀者所要效法的，是在那做成一種結果的原因，而不是傳記上的一種結果。辨明因果，才不至發生如上心理的錯誤。其次，讀者看見傳記中所說的人物幾乎無一不是世間的成功者，又容易發生一種盲目崇拜的心理。要曉得傳記的真實目的，是在繪劃出豪傑怎樣磨練他的心志，怎樣和環境奮鬥；可取法的，是他們那種高貴的精神，他們的成功與失敗都在其次。否則歷史上

也有不少偉人是賚志以歿的，難道他們就都不足取了麼？總之，一個傳記的讀者，應有一顆謙虛而純潔的心，懷着真實而豁朗的態度，非特沒有隔岸觀火的觀念，而且要注意到一般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常常反省着，如果我也處在這種田地，我將要怎麼樣呢，就是個聰明的讀者了。

世界一家的途徑

金明

人世間一切慘酷悲痛的事情，莫過於生命之被殺害！一個人無論他是怎樣作奸犯科，窮兇極惡，做到盡頭終結，最多惟有一死，也儘足以蔽其辜了；在國際法律上，要不是殺害他人，罪惡貫盈的絕頂惡人，是不能隨便地科以死罪的。可是竟有對國法無所犯，於人類無所損的可憐動物，人們却悍然不顧地一個個加以最慘痛的極刑——殘殺，而等閒視之！相率效尤，竟成司空見慣，聒不知怪；唉！人世間不平之事，莫此爲甚！佛教乃以慈悲平等爲主旨的，所以對這種殘酷不平的劣習惡行，不惜痛切警誡，務期人人啓發理性，痛下決心，而予以根本戒除呀！復次，世間一切有生命的動物，自人類以至水陸飛行等類，在形體上雖然有千差萬別，各不相同，但其所具的靈性，總是一樣的。那些動物，雖然沒有人類的形，却是確有人類的情；牠們知痛怕死，各愛其命，無不和我們人類一樣！且看牠們當臨刑之際，無不驚飛駭走，恨天不賜梯來上，恨地沒有縫兒鑽；這種情狀，和我們人畏怖追奔，魂飛魄震的時候，有甚麼分別？又想那些畜生同類相憐，因殺一雞而羣雞驚散，因殺一豬而羣豬不吃的當兒，和我們人類被惡賊所綁，全家驚懼，或當死刑，六親痛哭，難分難捨的情形，又有甚麼分別？這樣看來，顯

然的，貪生畏死，人與物同；愛戀親屬，人與物同；臨刑知苦想逃，人與物同。其所不同的，不過是人有智而物無智，人力強而物力微弱罷了（這還都是比較或從其大部分來講的，其實動物也不是全然無智和力弱的！）。那麼，我們人類真是太乖巧了，因看了牠們無智而不能自衛，力弱又不能勝我，便毫無顧忌地把牠捉來殘殺，以供口腹；我想：這不要說有天理報應，不要說有佛法誠諭，只要我們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真對良心不過呀！宋朝陸游先生有首詩，他說：「血肉淋漓味足珍，一般痛苦怨難伸；設身處地捫心想，誰肯將刀割自身？」沉痛之詞，真可發人深省！黃庭堅先生也說：「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祇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甘肥爲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揣應何如？」我想：那些每餐非生魚鮮肉不能下箸的人，請將斯言三復，回心一想吧！

現在社會人心，日見澆漓，戰後人民教育，尤須注重道德！闡明戒殺之理，喚起人們仁慈愛物的良心，實在是建築世界一家的途徑；對於世道人心，其裨益誠非淺鮮呀？！

改造時代新生命

馬六甲記者

演本法師在馬六甲演講

當代佛教泰斗演本老法師、（即弘如法師）俗名尤惜陰，民初曾與宋教仁合編民立報，極力抨擊洪憲。其前復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與當代黨國要人多人同事，顧維鈞博士即當年老法師之得意門生。演本老法師與弘一法師（俗名李叔同，有名學者兼音樂家）爲莫逆交。在俗

時對佛學研究極有心得。十餘年前南來，始剃髮爲僧。彼爲當代堪輿學之權威，江浙人稱之爲「地仙」。此次承古城青雲亭主持金星金明定光三和尚邀請，赴廬主持淨業寺開幕典禮，道經馬六甲，明星慈善社及晨鐘青年部特敦請老法師於昨晚八時在明星大禮堂作通俗演講，濟濟一堂，盛況空前；並由明星合唱團廣播愛國歌曲，尤爲熱鬧。行禮後，由主席張星垣致詞。

主席致詞 略謂：是晚爲明星、晨鐘聯合恭請演本法師演講。演本法師佛學湛深，今晚請講「改造時代新生命」。聞其內容，當可得爲人之道也。

法師講詞 略謂：各位同胞，本人抵呷已數日，而此爲次回。本人今晚所欲講之題目爲「改造時代新生命」。吾等生於此新時代中，必須創造新時代，青年爲國家之棟樑，勿輕視他人，亦勿自輕。挽狂瀾於既倒，作砥柱於中流，天下安危，人各有責。古語曰：「鏹而不捨，金石可鏹；鏹而捨之，朽木不折。」泥土雖不值錢，然積土可以成山，由山而有風雨，因此可生百穀果蔬福利社會；滴水雖少，然積流成海，而利於交通。吾等華僑之力量亦如此。古語又曰：「積善成聖；」又曰：「衆趨勿趨，衆避勿避。」力行此志，人人皆有驚人之成就。昔李白少時，路見一老婦正在磨一鐵杵，白問之：「此何用？」答云：「工夫深，鐵杵可以磨成鍼。」白聞後深感在心，故後成爲名人。吾人常曰：「無機會苦甚！」此乃誤解，機會每從勤勉人手中創造出來。吾國向來無所發明，此後吾人應細心研究以求發明而供世人應用。吾人又曰：「無錢無資本，各樣皆難着手。」欲知無財非貧，無德爲貧。

茲復欲告之諸君：「以大衆之苦痛爲自己之苦痛，以大衆之安樂爲自己之安樂。」諸君勿

畏事難，千萬里之行程，須從脚下積累起；走一步則近一步，來日定能達到。佛經云：「過去造現在，現在造將來。珍重現在，一分秒亦不空過。現在擒得住，可云過去未來皆現在。」即謂種善因得善果，反之種惡因則得惡果，例如日本昔日無惡不作，而今應受其惡果也。昔王陽明先生曰：「知行合一，萬事易成。知而不行，與無知等；行而不力，與不行等。」古語復曰：「精誠所至，金石爲裂。」今引一故事證之：漢李廣，猿臂善射，號飛虎將軍。相傳一日廣在雪夜行，遙見雪地有一臥虎。心中默念虎爲人害，吾既見之，當爲大衆除害，即拔箭開弓射之。明日早起，往其地尋之，惟見眠石，實非臥虎。但所發之箭，已沒石飲羽矣。世人遂有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之格言流傳於世，以資策勵。」人若能將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福利，刻刻放在心中，方不愧爲全中國之領袖。若能更擴大度量，將全世界民衆安危妥爲計劃，廣行慈濟，方可爲全人類福星，現代中生佛。健訟之人必破家，喜戰之國必危亡。大公無我，不敢損人之一毫者，自然天與人歸，克享世界全民之愛戴。故本人今晚欲將此意告於全世界人士知之，改其惡行而創造新文化。

佛教之材料甚多，今略講述佛教能補助政治教育之不及：

佛教有大力量 其一面創造善業，另一面則掃除惡業，並能打破殘惡之力量，茲述其六大力量如下：

(一)佛教與家庭幸福之關係——曾受佛化之家庭男女老幼逐漸受一切德行、一切戒規之甚深感化以後，剛暴者變爲柔和，放縱者知檢束，爭執者能禮讓，退惰者知精進，殘忍者能慈